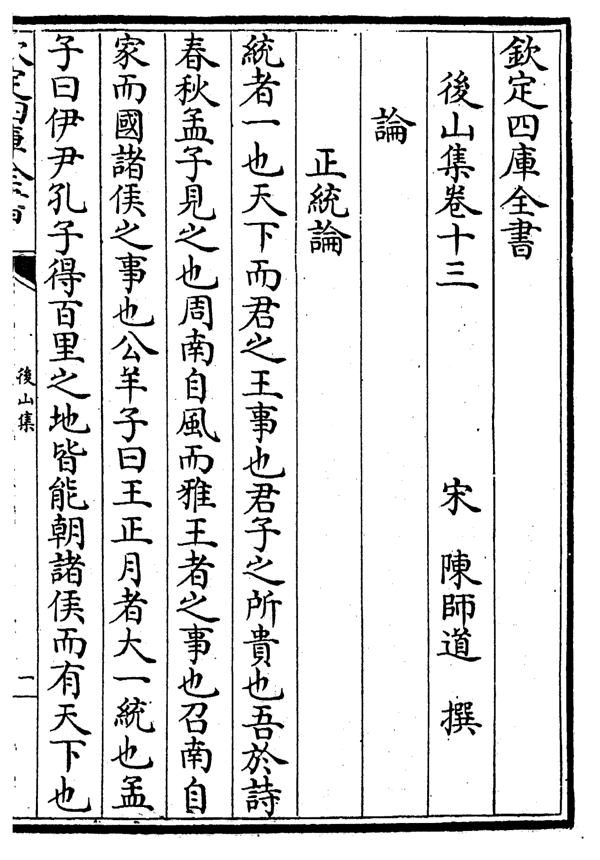


集部



後山集卷十三

宋 陳師道 撰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

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必致于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絶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下為一由周而下學者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

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統而為閏者秦蜀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説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令一作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

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隠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曰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稱故詩降而書絶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絶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

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天命不改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其統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

也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功于民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

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

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沒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況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況言咈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

新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于春秋見之
也楚比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
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有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
於正統基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
在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義可以進取儒
者用仁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

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前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脩身而天下平脩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名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

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兔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于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

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隳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仁

義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
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
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
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
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
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脩之者為
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

明於已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追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

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

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禁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

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況具之耶是故秦霸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舍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

鞅以謂王者之郊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竝主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怨毀著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善用矣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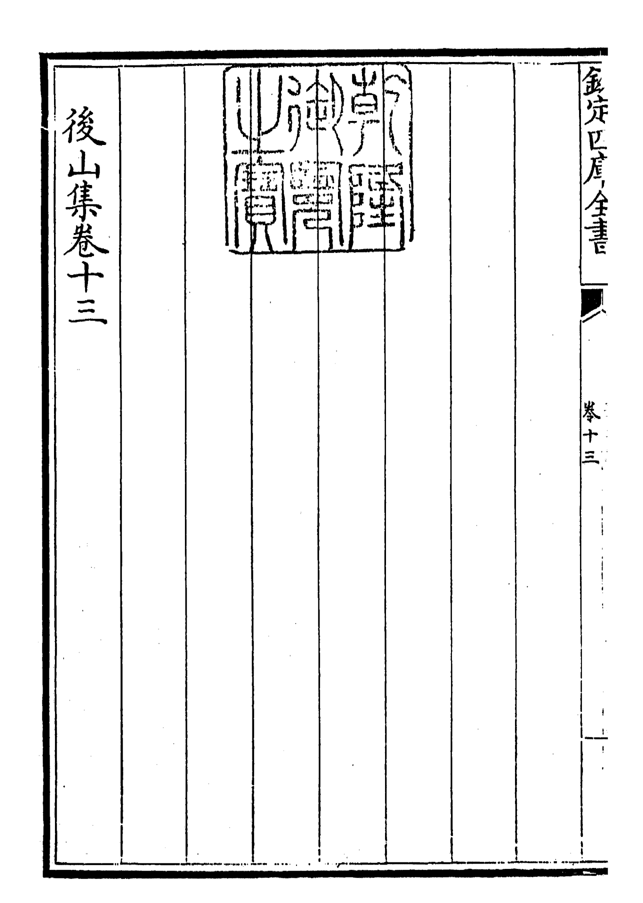
當是之時子輿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内

豈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曰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

于未然先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不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後山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山集卷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後山集卷十四

宋　陳師道　撰

策　策問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

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孥戮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歟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為便而充國之莫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

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於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不自賢聖詢於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嘗聞之敷宅善牧川居善漁偏昧者聽徹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便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吴之書盜術也不足陳於王者之前當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

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昔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不攻敵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於蓍龜詢於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於鬼神諭於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教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

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之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輕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者

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恥之夫德形於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

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奴周之皂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大刑殺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孥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罪止

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
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説也夫罰弗及嗣
臯陶之善問也罪人不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有
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于殺不以爲
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然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
代異尚惟其時也同有三典施於五刑惟其宜也軍事
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曾之軍刑

葢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於不悖示之以刑期於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為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追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所以為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為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

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
出於諸侯使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
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
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
此所謂雖多奚為者矣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
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
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
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

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繫其
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
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
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
法也昔墨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
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
完廪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
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

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而得用也不然寇將侵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於身而效於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以守臣愚以充國之計

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惟臣謂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也臣謂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德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

保矣購之以利則有罪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叛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况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羌屬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啟貪以故數

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寛之則侮張奐不推其本而襲儒者之獘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畧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强精神内守則癘邪不干本虚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

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無事然不足計曲直較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慼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為道宣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内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敺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麛卵不可謂政强則事

之文王是也弱則懐之武王是也兩强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於天也髙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亡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徧者

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有事匈奴以尊
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
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
其褊心是以為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
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金城循致
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
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
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為恥舜不以為罪蓋德不

懐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武而脩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聞柳下恵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

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

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二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寛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

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采擇

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也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禮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内建六卿以

導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逮其
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于朝覲而考于
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
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
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
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
荒齊魯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貴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

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論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獘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焉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强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時晉如小侯特屈强於魯衛之間耳而魯固暴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大小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强矣國

無其人能不哀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不哀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伐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獘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説以自智或者有所傳矣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聖之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獘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

用懦者自棄久之則慘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隂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鉏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

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内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

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寛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徳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為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

賈生之論則退避未遑闡釋之之説則毋甚高論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内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是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

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卿之位言足飾人之罪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葢寛饒以語言成罪趙廣漢韓延壽以怨讎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文帝之時匈奴大强䰟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其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蒙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黄龍有

詔張敞之議尚有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寛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于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寛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年而用黄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

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學試策問四首

問孔子盍各言爾志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不違志行不違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為患豈其勢之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為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而為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决失其故道議者

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於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於今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者謂能為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其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之效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之道無奪其時令田里

之民以時耕斂則其弊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説以觀政焉

問夷虜之為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予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蠻夷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

文王既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與二三子以謂如何

京東轉運司試進士策

問史稱汲黯之戇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悅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閉閤不事事而所臨三郡皆以治稱楚地盜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勝而獨用黯何也淮

南君臣謂丞相可説大將軍可刺而獨畏黯黯不可説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説

策問十五首

陳之為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為憂秋夏之間四顧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於淮可紓今日之憂而頗人不善也議者又謂頗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為異論豈其然哉願聞頗之所以不利以告有司而定其論

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揚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輿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説相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輿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毁仲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揚雲下老莊荀而尊孟子退之謂荀揚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拒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

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之短與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今復合天地於大壇而禮官以為非欲脩方岳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

也井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為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顧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説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家莫不有教而其教之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禄

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於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為何如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膺為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

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休之語道術又皆出於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于道而無一可取其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反耶抑亦各有在與折衷於經君子何取願聞其詳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參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

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著明之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為說難而卒死之何其用之異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秦用之其所成就與斯何如願聞其説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令考其詞反覆變詐好戰縱横之士耳又稱好廢舉列之貨殖夫子貢孔門之高弟而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之論語以言稱

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為妄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辯之

商放桀武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論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取焉是非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孟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其所為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其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恤者也夫以伯夷為是則武王周公舍已而從人矣以武王周公為

是則伯夷行怪矣二者不得皆是也至其恥食粟而餓死豈真違世而取名者乎二三子何取焉

昔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僞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言之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以為聖

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吏所舉其何人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昔周公之為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傳世遺後則有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不

卒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國而一民功則多矣至其為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為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亦善乎夫文公敬仲之法略見於周官國語其詳不可推究而世變俗移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具在尚可考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則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斂以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願聞其說而施之于今何所

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其明著之

後山集卷十四

後山集卷十五

宋 陳師道 撰

表　啟　祭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

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内之上游家有刑書知而不犯地為沃野富以無求囹圄屢空枹鼓幾困乂安周召之化寖成齊魯之風延見吏民問所疾苦諭以寛大之意使無鞭朴之憂觀其歡欣見於眉宇無以為報莫知所言

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寡合以記誦之學起畎畝之中以刀筆之能供州縣之役居無邑里之譽孰為先後之容況茲罪戾之餘宜在棄捐之數因緣過聽蒙被誤恩備員理官久出衆人之後奉使詔獄再為萬里之行明大義以決疑無儒者之效奉三尺以從事有俗吏之譏自知甚明人望何在豈期幸會復與選中用過其能思非所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神明之德當制作之期樂與諸臣慎守成法明揚不次之位期致非常之

人顧臣之愚何以為報謹當竭犬馬之力收桑榆之功

明慎庶刑慰安遠俗以身許國不知蜀道之難視日近

人信有長安之遠

代賀興龍節表

四序運而歲成爲地之統萬物備而聖作得天之時敢

忘事上之恭竊有增高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當天受命

繼聖承家性成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鑒觀前載考

古義以御今退託未明順下風而問道方大冬之協律

仍千載之膺期日月清明光氣充塞庶邦有衆願效忠臣之心萬年無疆請祝聖人之壽臣莅官有守稱慶不遑永懷盛德之行更覺長安之遠

代謝賜歷日表

敬授民時永惟王事之本欽崇天道以協陰陽之和凡爾有邦共承大賜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神明之德成天地之能盡萬物同其仁與四時合其信迎日推筴極天地之至精叙事授方修治朝之故事臣敢不以時宣

政因歲考功庶寬水旱之憂少逭簡書之責

代謝夔路提點刑獄表

三巴之險雖天下之畏途一道之權乃士倫之高選衆之所慕私以爲憂中謝竊以遠之則怨人之常情寵至而憂士之深慮粗識事君之義豈敢辭難熟聞長者之言不能無懼然臣忠有餘而智短心益壯而力殫顧貪寵榮何以稱報重念臣術學無以應敵容貌不足動人早以一經誤當公選晚緣再黜幾失明時雖已往之莫

追兾方來之可補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用地之道因天而行刑賞交修功過並用稍寬罪戾復在憫憐取其一日之長付以百城之寄謹當益堅故意以濟暮年志輕萬里之行身驅九折之險宣昭聖人之化期於無刑輸竭老馬之能託於不朽

代謝賜恤刑表

皇心隱惻念及庶方天詔丁寧形於一札伏讀感歎至于再三中謝夫以克謹常刑聞之在昔著為故事方自

本朝每於炎熇之時屢下寛大之詔輝光四燭囹圄一空人自不寃刑由是措伏惟皇帝陛下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當非常之事而有非常之功燕處清閒不忘三木之被體功施動植尚懼一夫之向隅誠意所加孰不感動德澤之下無復過差雖奉累聖之成規實自一時之至意臣職親訟獄恭奉德音實與吏民同深慶忭

代賀冊皇后表

爰歷靈辰肇脩内職禮成一代風動四方中賀臣聞朝廷之治本乎家婚姻之道正乎始爰求茂族用配哲人龜筮協從人神同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廟社謀及子孫既成天德之剛復修陰禮之助本支百世寖被周南之風壽考萬年膺受天下之養臣職當守土世受懋恩欣聞大禮之行莫預外庭之賀

代謝歴日表

君以民為心既同其樂人以食為命必謹其時爰舉舊

章以興嗣歲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學制作順民生資堯舜之仁躬行曾閔之孝與天同德固無先後之違繼古成能宜有始終之合臣謹當布昭寛大勸省事功使無凍餓之憂庶有涓埃之助

代賀正表

行夏之時正得三元之會祝堯之壽願同萬國之心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先文協帝仁而博施晝日月之照臨聖而不居究古今之治亂徒見成功之速莫

知藏用之微臣祇領郡章親逢聖旦建四三王之禮更深闕二字之嗟舉千萬歲之觴徒切封人之意

代賀安西川表

奉清廟之遺策還職方之故區恩賞並行人神共慶中賀竊以繼志述事孝之大原取亂侮亡古之常道既重譯之來享而小醜之弗賓金鼓一鳴山石四闕一字斷匈奴之臂告成太平之功藏郅支之頭永為夷狄之戒伏惟皇帝陛下勤於堯禹英類祖宗仁政而有勇功文德

以立武事表四郊之道不無萬里之行舉外廷之觴更

上億年之壽

代賀生皇子表

甲觀告寧天為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中賀臣聞聖

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為祥恭遇昌期宜有

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為萬世之基凡在寰區舉

興善頌伏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温恭以天縱生

知之資務日就默識之學内脩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

服戎夷終見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思以百姓而為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思齊之聖更形既醉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歲而壽武願同庶物之心

代賀生皇子表

吉月令辰是生元嗣榮光休氣昭示聖期天地合符華夷交慶中賀臣聞王者之孝以繼體為先人子之心以順親為樂惟時盛旦顯有體符闕四字將主七廟之踸抱

孫弄稚祈奉兩宮之歡伏惟皇帝陛下以天為心視民猶子三刑設而未用五兵儲而不陳鳥獸蟲魚咸得其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故得萬國之歡心而獲百順之顯福國勢定而加重人心安而益舒四海同聲豈特封人之祝三靈效祉不待高禖之求建昭代之盛儀弗從故事第從臣之嘉頌莫效微材

代賀冊皇后表

龜筮協從古今同貫威儀既舉休氣來臨臣中賀竊以

三后興邦必有同心之助六朝成憲著閨積德之升惟關雎左右之求有思齊十百之報人有所仰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既聖不居持成如始考圖數貢盡雨露之所濡緯地經天直陰陽之備位爰因誕聖遂建洪名德配二宗並有照臨之意功施四海居無怨曠之聲豈意暮年數逢盛事

代賀冊皇后表

功德兼茂禮命載崇慶自宮闈逮於寰海臣某中賀竊

惟母以子貴既三代之舊章位以次升乃六朝之盛德惟紫庭之虚位更寳歴之累年雖聖念退抑以未遑而天下屬望之有在嗣既自出天猶不違爰歴靈辰茂膺大典恭惟皇帝陛下寅畏天地弘法祖宗以義勝私出入詩書之府由今望古度越周召之風爰舉於盛儀用光華於聖旦室家胥慶日月增明萬物順成氣得陰陽之備三靈錫羡壽有岡陵之祟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啟

祇奉誤恩至承重寄榮生意外媿見顔閒方國家有為之時乃賢智自效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與有太平之功惟兹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天人之際宜得一時之士以為百吏之師如某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來之勞備員中部徒歷歳時之久勤不補拙明過其情方虞譴訶敢意僥倖此葢伏遇某官人非求備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行

付以百城之寄駑駘已老未忘皁櫪之恩鶢鶋何知不識鼓鐘之樂

謝徐州教授啟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教授者誤膺公舉所譽至情伏讀訓詞以榮為懼惟士之於世如女之從人必待禮而後行將正身以及國唐虞在上無自獻之八元魯衛之間有歷聘之一老雖用捨之有在乃天命之適然苟非其人則為亂俗若師道少則不

敏老而無聞竊懷匹夫不奪之心庶幾君子難進之節是古之學勤而無功自好之文華而不實然賤而多藝乃孔子之不為雖窮則益堅待文王而後作既所長之無取敢有意於多求豈惟天幸之來辱在薦賢之數起於徒步召以師儒慓胺汗顔不勝愧畏爝火不息幸依日月之光馬羣既空遂及駑駘之輩再念師道羈孤百出度越千生方寄食於游從期轉死於溝壑母子不保更懷喜懼之心夫婦相望限以河山之阻惟茲五斗之

祿足為十口之生追還妻孥收合魂魄扶老攜幼稍比於人飽食煖衣少緩其死捧檄以喜知毛義之有親倒道而行顧主偃之已老此蓋其官仁而徧愛明以有容為國求才與人同樂顧羣能之畢用憫一夫之向隅方施咳唾之餘已戴丘山之重德無以報徒懷犬馬之心命苟乘時願效鉛刀之用

謝再授徐州教授啟

中臺絶望邈加天漢之光孤宦易危慄若秋霜之肅方

去留之未定顧聲聞之不遑逮此踰時復伸故意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為兩途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豈意妄傳遂煩公議方衆言之成市雖百虎而可疑賴日月之並明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公賜保全憐其母子之窮還以升斗之禄原愳有自攬涕無從願為執鞭喜有逢於晏子期之異日報

不後於文闕

答諸先輩啓

伏審先輩興賢字闕二待問明庭深推災異之原論著古今之效惟義所在可舉而行歷皇覽以興嗟褒嘉言而賜第魁梧奇偉究見忠臣之心深切著明更觀儒者之效惟此得人之盛莫居吾黨之先作者七人遂空冀北之野傳之千載復聞泗上之風辱在游居與有先寵既竊字闕二之自又當感禮之臨感服無忘敷陳未既

代答馬狀元啟

狀元先輩祇承明問顯效至忠拳拳有愛君之心亹亹明當世之務遂更帝覽明被官思擅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諫而能信寧懷小禄之私言之非難更成大儒之效豈期厚貺先辱吉音向德之心非書可既

代賀門下蘇侍郎啟

顯膺明制登進東臺賢能所居位望加重成命四達衆言一同竊以帝者不難於待任而難於知人君子不患

乎富貴而患乎所立上之為賢而下不異明之所善而賞與同故邪正不亂而用究其能終始如一而人不失望不有君臣之合孰明治亂之分恭惟某官行法於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列行為萬世之師方其在布衣之中已有經天下之志對嘉祐之問則刺切明主議熙寧之法則違逆權臣人之所難行而甚易事之未效職其當然故身雖窮於江湖而望已在於廊廟遂膺大用顯有丕功人欲未充此有闕文三年而化已如漢相之言三

揖而升遂正商衡之任某繫官汝頳阻賀庭門實與斯民不勝至願

賀兵部蘇尚書啟

入侍邇英出司武部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座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郅壽豈惟詞藝之工文宗之用賛皇亦有登進之漸昔存故事號為美談尚書侍讀以組豆多聞為軍旅之事以道徳之老備師傅之官偃革脩文尚須伯益之賛拜章歸道益隆桓氏之風遂

挽洪鈞以綏四海周登魯衛深為政事之同晉用崔溫或為前後之繼公望如此私心與同致慶以還執事而候

代荅南京留守巫待制啟

試守東州初無善狀奉使西道信有誤恩被聖訓之丁寧奉明詔之寬大惟此八州之衆洊更連歳之凶視凋瘵以興嗟顧濶迂而無術莫寬憂顧徒積兢慚留守待制學以明家行為世法隱然天下之望蔚為君子之儒

比事屬辭名出漢廷之右愛民憂國政居良吏之前方此有行未遑致問不圖貶損遽辱褒嘉喜懼不勝筆舌難盡

賀亳州何侍郎啟

移節近藩歴辰授職封疆相錯民素熟於寛仁條教既頒吏究知於深厚風聲四出耳目一新恭惟知府郎中國之老成人之師表聰明好古博極天下之書簡易無華洞是胷中之美詩髙而無上語少而中微好士得古

人之風和而有别為政無當時之譽去則見思恐坐席之未温即鋒車而賜名相候旬日復見富民之稱壽考百年益隆洪興之徳某登門未久辱顧已深豈期三折之餘復失二天之庇臨書惆悵徒切傾瞻

代賀鄆州吕侍郎啟

祗奉皇俞併伸顯命復宗途之故步分將鉞之新威凡在庇庥舉深欣幸伏惟某官百年華冑一代偉人政事蔚乎無前文武惟其所用公忠亮直綽有先進之風愷

悌清明簡在名臣之數既踐更於中外益昭著於聲猷果當新政之先重委東方之寄恐坐席之未暖即追鋒而賜還輿望所同濡筆以俟薰風戒候視政攸勤望為

廟朝更加調護

謝正字啟

帝者居尊舉要因任以責成闕二字為官擇人作新以續故必須養之有素然後求人非難恭惟祖宗之遠猷創為館閣之清選由二府之共舉開數路以博收不為常

員務在多得給太官之上膳假四部之異書加以其年孰不為用凡百年名世之士莫不由是以興而一代致平之功其原蓋出於此名雖文學之選實為將相之儲尤難其人可稱此舉如某材非適用實不追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父師之訓粗於翰墨小有專勤誤蒙哲匠之詳隨在勝流之數每深惟於弱質久自絕于仕途本願下鄉歿有善人之號豈期暮齒名玷薦賢之中粗蒙一命之微已致七年之廢方睿聖之有作而公道

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選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闒淺見輕但畏金根之謬顧惟忝冒有愧情顔此盖伏遇某官樂育英材脩明前政以水鑑之平而邪正洞照以湖海之量而細大畢收憐其衰殘借以光寵老馬伏櫪不忘萬里之行弱羽衝風敢期百發之中感幸之至但切下情

謝胡運使啟

為吏經年以身待察既免譴逐復加薦論顧無一日之

長猶有二天之覆當喜而懼豈人所能竊惟甚愚莫宜于世一從底仕皆異所聞閉門自守則人以為高事上盡禮則衆目其異動而得謗語輒忤人顧一世之數奇辱衆人之譏笑自省如所人謂斯何此盖伏遇運使大夫以高世之能當東方之寄乃倉廩空虛之後而水旱流亡之餘召和氣以致祥收人材以報國謂拔十得五而可得其半故匿瑕含垢而以求其長致此下愚乃有至聽施而無報見君子之用心得于不求全匹夫之素

志謹當勉以不逮行其所知庶及後車之塵無累知人之目

賀人及第

試藝中程造庭賜服永作鄉閭之觀豈特交游之光其欽承不遺先辱貽問其爲感幸莫盡意言

代祭曹令文

嗚呼我昔與子同僚共好無從不鞭有美必詔晝而同遊夜則更造忘形脫俗肝膽相照來必解帶寒必著帽

逐涼負火一飲百壺鳥鳴於春秋魚可釣車馳卒奔兩
使交道討論古今攻堅接要是是非非窮極至到有無
却辱焦口爍貌落筆抵几又驚以笑間以五字有唱斯
報騣騣逸足度謝超鮑我以喪歸子復來弔哀我病老
且拊且膏有求弗厭無得不效以予之故煙不絕竈謂
子之賢宜顯宜耄如何不良一病不療過我而北曾不
我告舟人有云追不及旐一觴千里寄此號叫情耶文
耶孰得而料

代春祭羣神祝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歴靈辰敬供祀事風雨時至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望也

代春祭羣神祝文

天災時行雨雪為虐上憂勞東方爰下赦令施徳宥罪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命羣祀神其鑒之有當上意也

代郭氏焚黄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没某年以散郎

竊位於朝與有追榮之典自衛尉少卿中大夫三告子弟其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又焚其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已至矣顧惟不似何以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享其禄殁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為不至也故敢以告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脩於鄉而名昧於世豈君之澤

而人之蔽耶世不識君盍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於石以播厥美使孫子如君則不已國人之思奠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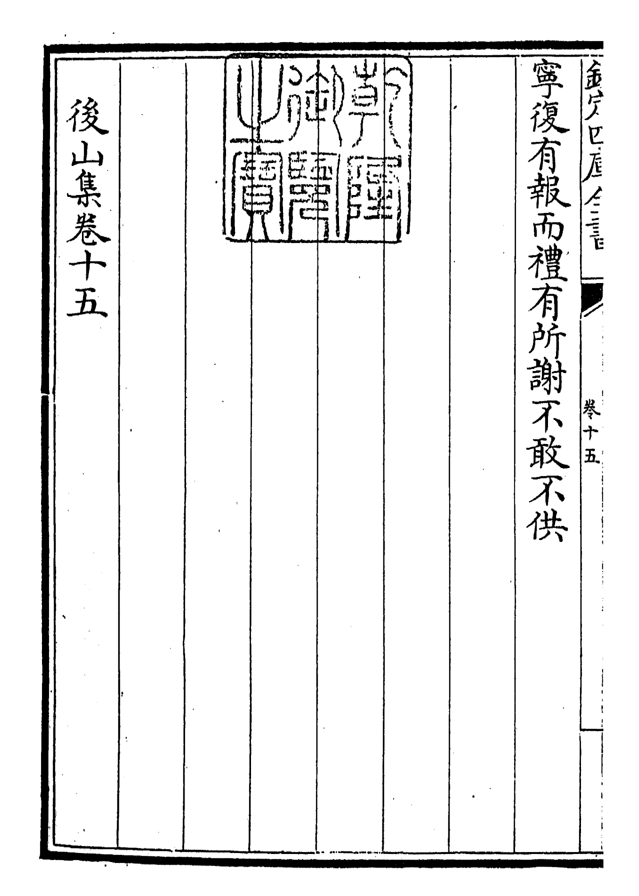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頹故有學而置師弟子員講試如法蓋自公始頹之為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而善其俗歿而祭於學者亦莫宜於公翼亮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食清廟而絃歌之豈

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為吏有列于學授事之初敬脩故事

潁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閒作吏失其職而為民憂徧於羣祀不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禮請大士哀其不辜報以如願天地開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野前守蘇某以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為先梵寺以侈民之敬心月既晦矣吏其變之惟大士之（此處有闕誤）服妙求施且不得

寧復有報而禮有所謝不敢不供



後山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山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後山集卷十六　　　宋　陳師道　撰

墓銘　墓表　行狀　神道碑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微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諫議大夫大父説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兩妻姚氏太常少卿坦之孫治平二年年二十以卒熈寧五年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人以行藝為名人

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季皆早死處士亦疾廢而
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忘寒暑寢食博聞强記而疾既病
屏事絶客讀老釋氏書窮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
謂處士壽矣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既卒子童始生姚夫
人年尚富以禮自誓志成其子元祐二年仕為鄧州司
戶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於是兄子清亦既仕矣能
世其業繼其聲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葬不及銘明年
閏月祔夫人之喪乃來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嗇其位謂天不臧亦
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歲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連昌人李姓溧水尉贈特進之子大理丞知康州
黄庶之妻集賢校理佐著作庭堅之母也初特進賢其
子不妄與人久之以歸康州佐大臣幕府持議不撓大
臣外敬内懐以故官不達夫人安之以相焉康州卒子
穉而貧矣夫人以喪還葬豫章遣子就學或勸以利夫

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未嘗不貧何用利其後校理佐於朝名人偉士傾下之然亦以是數至者校理謝不謹爲夫人憂夫人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夫人始封壽光校理辭所拜官進封安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于東都男五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也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斁壁也於是大臨爲梁縣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度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之墓在分寧

之臺平實雙井梁縣與其羣弟使來言曰先實知子子
其銘以壽吾先師道學於校理貧不自食又客焉知其
私為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之特進之子康
州之妻善於其身內外具宜翁姑如親夫夫婦婦盍鑒
其子則知其母孰汝五子雍雍如一敬而不怠以有其
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長覆護其短內仁族姻
外事賓客哭有餘哀室無遺帛孰不貴富以亡為存孰

不老壽以死為生死而不腐何有於文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兖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毅慈明為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於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闕二字之子别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羽為太宗真宗三司使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讙見微致大功昭南

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
太尉在名臣之數别為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
十一人君乃第十子也諱紹字奉之任為將作監主簿
嘗知虞城縣禁捕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
歲大饑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估
而後聞傍近賴之通判絳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沉
浮俗間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以朝
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今樂用朱亇桑人始病

之久而微矣不給其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名求者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吏數守訟不決君行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君亦不自告也紹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縈二國夫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衛大將軍忠告之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二女嫁蔡州助

教刀寶臣濠州叅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銘臣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異也旣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否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其婦曰盡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汶來及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繼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

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揵爲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郎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爲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衍紹聖三年十月幾日葬於白鶴鄉立德里之故塋衍有文行力

貧以葬大父而下幾喪鄉里既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

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為濮州參軍賈

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其為河東從事

佐經畧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畀之遣

使臨議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為動於是

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競

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贈而後使刑君獨不可使武

吏明怒僚吏却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為自計耳於公

何有又況非其之能也使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鬬而傷决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冤而君疑之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於監司怒有惡語君歎曰官可奪囙不可殺不為具獄復得其實是夕罷歸兩騎及門墜乃死驗其鄰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冤而承人思之至令衍常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吾故官也其監團柏鎮軍輿運夫過其郭突門刼庫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

利器懷重寶何所乎衆諭稍去遂定君生十年而喪父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孝蓋天資也家産萬金委羣弟不問所在後爭分君又多予之有難之者君不答召衍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君以不欺為心亦不以告人問其說曰不自欺耳而人信之徐守見而賢之數薦宰相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以事竇氏為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銘曰

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價不出亦古之曾凡君之行出

于不欺邑人之傳我則著之

比丘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丘理公卒汝陰之薦福院年八十一臘四十三戊午葬於西郊始余為府屬聞其聲數過之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且别於是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别且曰公老而疾有如盡緣我其銘公默然歸則葬矣其屬永圓既治其喪又具石以請

公名悟理趙郡袁氏子也去家居東都寶安院持律嚴

𡪾徧習相性圓教始出汝陰證悟敬焉使如瑞先又事圓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剛行願兩經闔戶禪觀不近人事凡二十年頫人向焉晚謂禪者普仁曰明年吾往矣既望坐逝後三日而用火葢先期焉使以所誦經與所著書從葬問故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當也得此則免矣既化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

理公諮也嚴諮也諧既平以直且學且業以究其極下席散徒行其所難闔門謝事二十其年兩林孤圖過者敬之

有經有傳以及我師

仁壽太君盧氏墓銘

夫人興化人其父建隆謂黄氏復後大謂夫人宜之以歸其子贈朝散大夫世規實生五子曰隨陶隱陞隩大夫以為材使皆就學擇師而從貧不憚遠夫人招之補洗必親焉大夫卒家益乏而夫人教益力居七年而兩子仕仲為御史殿中貳國子或使守遂封仁壽縣太君夫人既成其子張其宗以續其世孫曾在前究樂厚養

而自若也紹聖四年司業自徐徙福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閏月月甲子卒於行隨早卒陶爲宣德郎先卒陞繼卒家世葬閩中於時司業擬徙睦州不克反葬乃以其月甲子藁葬于某初司業以喪過潤遇晁子補之使問銘於陳氏是夏晁子過徐致意師道對曰吾嘗屬其私是宜銘又嘗銘人之親矣其何以辭于是以書抵睦報命是秋司業以狀來師道讀之曰此吾之所聞也銘曰昔之有云知子其父歸於大家顯有其助君舅君姑既

安且飫獨單無族弗懈弗訴上承下御不嚴以恕自約而顯不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申之於家不成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裕人以為德不色而懼實實祇祇不銘而著何以銘之孝子之慮

法輪院主塔銘

宋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顧不及報乃去家為道居徐之法輪院慶歷五年試所誦詩為比丘明年具戒遂主院事元祐元年既老而傳四年十一月晦寢疾而逝

歲七十一臘四十三元符二年三月甲子其徒法懿法珍法惠法如法堅用天竺法葬於其徐故尚法而宗相集鼓相鬬講席相因學者四來於東方為盛而頻音鄂嚴敬貌師禪子所不至至則無所於館公始除舍脩供以待其來數請師說性教而時至緣會野俗先變向於禪矣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相游知於其葬銘以送

銘曰

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爭棄

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一人之傳或說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以一之白日青天時移俗變昔法今禪孰為予奪同業而然因則然矣緣則何其有風有自爾公預之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既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十六日合於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於隧以明年之三月師

道既與為禮遂畧其詞曰劉氏之先自咸陽而東留彭
城其後有防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順知人衰旺
休咎子孫數十謂夫人與其女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
君諱濤卒朝奉郎而鄭丞秘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
母視諸子如生接徹如上君為濮獄掾里豪有獄因乳
醫獻大珠數萬夫人不取遂絶醫君强直數事忤上官
夫人諫曰予以禄為養其以行直負君文償以禄夫人
不以為難君卒而家敝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客

之賢不肖以喜憂曰爾父嘗謂保身如保器但虞傷缺爾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年秋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酉卒年六十六其斂與歸費出石氏其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衍也來學故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衍也其學方興與其善也身立名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遠也

仲父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為懐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任慶歴中君以任為試祕書省校書郎調滎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化特不宜爾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某郃敏脩今為臨淄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前崑山丞珣葬於彭城呂棚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禄卿程

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
婚宦不卒則歸之天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懐葬
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季父通直郎陳君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粹父皇祐元年大父
為三司鹽鐵副使行視河還而卒仁宗懐之官其一子
七品京職復詔有司毋以為例君由是為將作監簿遷
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兩丞太子中舍改通

直郎監杭楚沂三州之酒稅元豐四年年四十矣卒於
下邳娶莊氏永和縣君生三女嫁段辯耿壽愷高友諒
大父有世材故其子皆長於吏君所試小未足觀能否
亦無傳聞然杭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威敏沈文通
兩公為先後守之最某至杭問其所治莫不稱説君事
沈公獨能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君無子其兄崑山丞
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於彭城呂㭨祔先兆
之丙銘曰

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然葬之者兄銘之者子孰嗇其存而厚其死

張居士墓表

居士張隆字君道蘇之吳人以書計為縣簿史樂聲色酒博以自放年二十八有名比丘諭以罪福真切卒然悔悟委家絶世專意釋氏衣粗食淡奉菩薩戒滋久益嚴從雍熈道場元智法師授華嚴義手具疏抄禮華嚴法華楞嚴經起信論法界顧清涼抄疏及他經凡數百

眷字一致敬又以梁懺爲衆禮佛十有一焉其稱佛菩
薩號每以百萬數率衆供僧每以千計言聽事治咸以
爲能曰吾非自效爲作龍華之因耳日再至講所習天
台賢首二教退則禮誦跪遶繙大藏經日不絶聲身不
曠禮夜盡三更追五而興每三八日會家衆供佛說教
以終熙寧七年十月既望年四十八矣且有厭世語遂
與其子宗永别既講還未至覺皆有至則趺坐誦觀音
號疲以如寢及席而逝嘗曰吾死用浮屠法於是火焉

明年冬至巽縣之南里妻閻氏産四男子圭崇宗永湜初居士以兩子事浮屠師既卒崇復家而宗永遂為比丘號慧嚴大師初居士竒其子故捨自其幼時有勝會必與俱以導其志其後往來江湖間事圓通禪師圓通來居東都法雲以為修造主於是合衆施為殿藏閣寮前廡後寢凡費六千萬更七年而後成長者康寧一見施千萬為二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羣從衛之像其所為必極天下之工既成而去於是慧嚴之名行方内相傳

以為神奇而不知其所餘也顧其中有大焉而未試也語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銘余與慧嚴好於其別為次其行使歸鑱諸石以表其阡以慰其鄉之思以啟後人其勿壞紹聖二年二月十七日江州彭澤縣令陳師道撰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饑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粟面賜以官君於是為州助教其

先累富父齊為洋州司理叅軍娶吳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否惟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一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為也及疾屬其子於母兄以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劵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髙氏一男

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謀於其宗自大父而
下與君凡幾柩别葬於大彭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
質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嗢罵一
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葬宗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
吾責也使不同吾且專之而况有助乎余由是與之游
始葬欲余銘而不敢請既闔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
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為也遂
焚之念感思曠之車之事乃書以叙之使陳諸墓古者

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揭於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為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燁燁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豈不悖哉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先君事狀

先君諱某字寶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諱承敏妣李氏
王考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妣董氏仙游縣君考諱洎三
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縣太君慶歷元
年以外舅潁公任為太廟齋郎歷徐州之師開封府之
雍丘主簿以父憂去復為雍丘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
以母憂去復為兾州觀察支使治平二年遷大理寺丞
知隴州汧陽縣神宗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
金州以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待次於雍丘熙寧九年四

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選人用薦者五人為京官先君罷雍丘舉者十有七人仁宗怪其多也於是頴公為樞密使務伸寒士抑世家乃報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者免乃謝冀州支使吏部奏帖而舉者還故官英宗即位始正京官君子以為有命先君罷汧陽人有薦君於宰相荆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曰固知君不辦此善事呂嘉問其進

久矣先君善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涕不食葬其三世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槖中裝直數百萬盡以與其弟仲弟悖悍語每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又訟於有司巧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其子君徙妻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産君至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里收其孥以歸老君為人仁而敬慎意廓如也曰行而畏人知者吾不為也常笞吏肉

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廉儉以利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使視無木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為汧陽丞乏秦中于闐入在幕府檄君閲其貢實還過縣見君視之曰官人在秦州謝部有獻揺手不受也既罷汧陽鳳翔人范長史請間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為州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汧陽人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義而畏人耶

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自得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丘最久思最深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治市人歌之先君為雍丘主簿上奏曰雍丘尉氏六縣凡田百畝賦薪以束束為錢二十文為粟三升始縣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居廢地伐薪以錢輸遂以為長久之計牧馬於其地馬人乃與民共其後馬人焚其

草以肥地而賦入如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令陛下哀畿内之民困於厚斂損其租十之三而無名之賦自如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咈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先君在雍丘都巡檢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先君行令事詔語尉曰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静亂乃助之也閲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云

計必遮留教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擒矣既
獲是夕獄具明日諭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毋恐一軍乃
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糴商車合而錢竭故常閉糴居者
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不行官費數倍君盡
入之自為劵以質如期而償公私便之娶龐氏潁莊敏
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前
下邳主簿師道潁州教授二女淑嫁左司員外郎張舜
民嫒嫁童珙以元祐七年五月葬於彭城縣白鶴鄉呂

栅村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龎姓鄆成武人曾考文進妣陳氏王考格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追爵三世皆贈三師兩令秦魏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董兩省事貽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良否百職具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頴國公謚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宦徐頴公與曲阜孔道輔從先大父游魏公語頴公曰

陳氏子君子也必與之好穎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
密直學士肅之女生夫人而歸於陳氏夫人慈儉勤直
苟尊矣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富不下言色由是内外
向之時日祭祀雖老不懈然方質不然恠神事虞氏女
傳一世以為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夫人不以為可
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人至辱夫人之親夫人不校也
其後仲父繫罪坐獄先君取其孥而夫人與之有恩及
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

敢怨潁公娣弟趙氏婦及夫人居郟之東阿年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始次東阿未及歩並於商舟夜有火星如丹如槖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夫人之前夫人晚奉釋氏脩浄土行自疾至終卧必西向病不知人誦彌陀不絶皇祐六年潁公奏封南安縣君嘉祐八年公薨加諸子進封安康郡君先大父諱洎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三男子師黯光州光山令師仲河中司録叅軍師

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從母之子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先君之喪高郵秦觀為銘焉而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於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父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江河淅之南關越之兩界以日月之不餘不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于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石之右云

先禄曾公神道碑

寶元康定間屬羌叛亂西邊荼苦天子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希幸潤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羌夷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患以幸天下明年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置宜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為萬世計是歲慶歷幾年士大夫萬方一作冀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為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博而守約

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義而達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餘年人知其冤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以天下為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為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皆莫知也公諱易占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撫州以蔭為太廟齋郎歷撫州宜興臨川尉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人之所難為而公子父之所易蓋人以刑而公以德能服

人之心而不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否徙司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官舉監真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泰州如臯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新官守以臨衆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歳一登然居者未完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等願緩一載如臯賴公保其生業而近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其志有女死家貧不能歸逆喪此有闕文以危法中公請御史出驗治仙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也公祖延鐸散騎常侍祖

仁旺贈水部員外郎考此有闕文凡女九人此有闕文歷七年公年六十九道病卒於南京皇祐元年葬龍池鄉清風里源頭公以子貴累贈光禄卿夫人分封夫人吳氏朱氏一封文城郡太君一封仁壽郡太君京兆文城仁壽郡太君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公之葬既以銘載於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復立碑於墓道以顯揚其芳烈明示來今是以命汝為之銘師道幸以服役奉明命雖愚不敏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治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效何大耶及讀其書

又有大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有不盡則其雄深偉奇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世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為公恨此固命之適而士之常豈足道哉

後山集卷十六